

杜工部集

十



宋板杜工部集

王原叔洙編次本

第拾冊

杜工部集卷第二十

前劔南節度參謀宣義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京兆杜甫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四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  
文一首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一首

為遺補薦岑參狀一首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一首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一首

杜集二十

方謙

為夔州栢都督謝上表一首

唐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碑一首

唐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一首

唐范陽縣太君盧氏墓誌一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故供甲兵士徒  
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奉養祿食之  
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者  
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甫補  
袞之能事于下而東寇猶小梗率土未甚闢惣彼



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于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道在此矣得游說乎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況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翦於騰

鷹敝惟不供於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駉駉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輶軒有喜王客合宜閭閻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啓之理跡莫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為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賴此而躬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旣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

使委輸之勤中道而弃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雖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鋪復擁填淤之泥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煙尚稀牛力不足者矣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謹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況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覩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

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贍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午放其庸保課乃菽麥以爲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蒧則玄暮實慮休止未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大猷授人時十六弁自唐侯者已昔帝舜之爲君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爲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旣睦九族叶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

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之聖哲未有不以君  
唱于上臣和于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為而理者也  
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  
有闕一作待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  
力庶官但恭已而已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  
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  
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三子議論引正詞氣  
高雅則遺褻湯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  
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卨驅蒼生於仁  
壽之域反淳朴於羲皇之上自古哲王立極大臣為  
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  
徒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間孝廉取備尋常之  
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東以徵事  
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  
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  
後契刀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  
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  
必有千鍾之藏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  
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是以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  
蒙實不敏仁遠乎哉

前殿中侍御史仰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文  
石斲老放神乎始清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泠泠然  
馭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  
閣見龍虎日月之君亘于踈梁塞于高壁骨者鬣者  
哲者黜者視遇之間若寇嚴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  
之徒青節崇然綠輿駢然仙官泊鬼官無央數衆陽  
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  
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而左立之  
屬吏三洞弟子某進曰經始績事前柱下史河東柳  
涉職是樹善損于而家憂于而國剝私室之匱渴蒸

杜集 二十一

五

張曰

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槩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  
曰若人存思我主籙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  
興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  
君之後獲隱嘿乎忍塗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  
遊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于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訢  
于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  
仰而先生藐然若往頽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  
亂於河獸亂於山是畢弋鈞罟削格之智生是機變  
邀退攬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  
乾骨蔽平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夷率服



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中央氏尊盧氏輩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矧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古哉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主誅干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世之變日慎一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勅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斂脩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馭賊臣惡子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天下洵洵何其撓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嗶嗶之意是巍巍乎北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黑簿詔北斗削死南斗注

杜集卷二十一

六

雜章

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鼈老畢辭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却走不敢貳問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斝以醴酒茶藕蓴鯽之奠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朴既散聖人又歿苟非大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

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煙塵犯  
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即  
位揖讓蒼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公實匡救忘餐奮  
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遭祲沴國有征伐車駕還  
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沉埋赤心蕩  
折貶官厭路讒口到骨致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闊  
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會明明我公可去時  
代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  
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卧内因循寢疾憔悴無  
悔死矢泉塗激揚風槩天柱旣折安仰翊戴地維則

絕安放夾載豈無羣彥我心怱怱不見君子逝水滔  
滔泚涕寒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紼爰操撫墳日  
落脫劍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斂以素帛付諸蓬  
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  
入日月其惛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嘆罕聞知  
已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爲態至此先帝松  
栢故鄉粉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  
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  
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  
身愧耻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城

邑自守鼙鼓相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  
痛氤氳立豈一作堂正色白亦一作黑不分培塿滿地崑崙  
無羣致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  
呼哀哉尚饗

爲遺補薦岑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  
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  
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  
實藉茂才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杜集二

八

卷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左補闕臣韋少遊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既  
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弃就戮爲幸今日巳時中  
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戆  
舍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  
死罪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  
猾逆未除愁痛難過猥廁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瑄  
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

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  
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況畫一保大素所蓄積  
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  
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瑄之愛惜人情  
一至於玷汚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  
衄覬望陛下弃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竟  
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  
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  
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  
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杜集二十

九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左拾遺臣杜甫狀奏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  
苟活之日久陛下猶覬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  
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  
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  
茲事玄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  
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  
殘孽雖窮蹙日甚自殺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  
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

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實為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之利制不由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遷迤渡河佐之收其貝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賊若迴戈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祁縣等軍慕嵐馳屯據

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兪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為夔府栢都督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殞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懼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  
子不逮之過就其小効復分深憂察臣劔南區區恐  
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  
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  
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斂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  
士之暴弘洽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  
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惇獨外攘師  
寇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  
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  
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

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  
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略周禮王者內職大  
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  
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  
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  
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字姓  
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高封商於赫有光伊玄祖

樹德于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  
此餘美天其係緒蕃衍紱冕所興列爲公侯古有皇  
父充石則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  
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有弈  
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雍矣積羣玉之氣自對  
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烜皇朝  
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  
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  
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乎胎教故列  
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上昔

在春宮之日詔詰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妃  
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  
石崖岸津潤結襦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  
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  
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  
以露才揚己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  
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嗚呼彼蒼也  
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何況妃亦旣遘疾怙如  
憲往上以之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  
見寢始迴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

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  
癸未朔薨于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  
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履  
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床到梧桐之  
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于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  
其月二十七日己酉卜葬于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  
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孰去  
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于懷宜登四妃之列  
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事所須並宜官供河  
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冑積行累功序  
于王者之有始有卒介于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  
榮歿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  
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  
今也則亡匪降自天去何吁矣有女曰臨晉公主出  
降代國長公主子滎陽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  
都尉昔王儉以公主恩尚帝女爲滎何晏兼關內侯  
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  
形于顏色享祀之數缺於洒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  
我之西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理遐絕聖慈有蓬萊  
之深異縣有松楸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



豫徒瞻白雲望闕塞之風煙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  
谷恐懼遷移於是下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  
賓客遊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愁阮豈獨步於崔蔡  
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  
闕游夏入文學之科兼敘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誄銘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鷲濤洶洶  
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其一婉彼柔惠迥然  
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  
媛孰與爭長其二珩珮是加暈瑜克備先德後色累功  
居位壺儀孔脩宮教咸遂王于弊飾禮亦尊異其三小

杜集二十

十四

洪茂

苑春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  
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其四馮相視稷太史書氛  
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爐罷燻燕趙一馬  
瀟湘片雲其五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  
恥公主愁思永懷于彼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其六巖巖  
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歛就  
雕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其七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  
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  
詞永久其八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  
客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光芒於金石作  
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內則  
標格女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  
祁分姓於唐杜吾祖也我知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  
傳之以仁義禮知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  
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隋河內郡司功獲  
嘉縣令王父某皇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  
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某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  
外郎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兄外國史有傳搢紳之士

誅爲孝童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江海蓋  
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  
寔惟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  
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斲朱紱有光縣君旣早  
習于家風以陰教爲己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  
始終可得聞也昔舅歿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  
疾力不暇於湏臾苟便於人皆在於手浹積而形骸  
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尊卑之道然固出自於天性  
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  
祖供給祭祀矣維其矜莊門戶節制羞服功成則運

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割烹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先人後已上下敦睦懸罄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於姊姒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周給不礙於親踈泛愛無擇於良賤至如星霜伏臘軒騎歸寧慈母每謂於飛來幼童亦生乎感悅加以詩書潤業導誘爲心過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內則致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爰自十載已還默一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用

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鞞結縫線之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解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成其積行累功不爲薰脩所住著有如此者靈山鎮地長吐烟雲德水連天自浮星象則其看心定惠豈近於揚權者哉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堂于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殯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聲蘋蘩晦色骨肉號兮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有長子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曰獨孤氏次閻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惟長

子長女在側英牧或以遊以官莫獲同曾氏之元申  
號而不哭傷斷隣里悠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鼻  
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斂吾起塔而葬裴公自  
以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寔深遺意蓋闕但  
褐衣在斂而幽隧爰封其所廡飾咸遵儉素眷茲邑  
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子  
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童之  
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  
亦爲報也甫昔卧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聞女巫  
至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  
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說於  
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爲魯  
義姑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携棄其所抱以割私愛  
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情  
至無文其詞曰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  
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  
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  
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

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于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竒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坐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遣奠之祭畢一回家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啓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廡飾未具時不練歟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

右僕妾洎厮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氏所生子適曰某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次日外幼卒報復父讎國史有傳次日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事次適范陽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叅軍嗚呼三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至於昏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

者咸以爲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  
謹之名於當世矣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  
曰適京兆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主  
簿其往也旣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滎陽  
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子三十人內宗  
外宗寢以踈闊者或立纁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若  
以爲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  
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太君之子朝儀所尊貴因  
長子澤就私門亳邑之都終天之地享年不永歿而  
猶視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元稹

江陵士曹時作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惣萃焉始  
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  
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  
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  
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旣廢天下妖謠  
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  
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  
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  
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

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  
槩賦詩其適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  
風旣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歛習舒  
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  
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氣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  
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  
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  
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  
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  
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

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  
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  
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  
矣使仲尼考鍛其言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  
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  
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竒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  
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  
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  
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清調深屬對律切而脫  
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予嘗欲條

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癩未就適遇  
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  
荆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誌辭不能絕  
余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晉當陽成侯姓  
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善詩官  
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令甫字  
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竒之命宰相試文文  
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  
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  
劔南節度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  
去扁舟下荆楚間音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  
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  
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  
給喪收什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  
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  
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後記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掠句語迨所用  
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



人購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小數十句藏去矜大復自  
以爲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畜先唐舊  
集及採秘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  
之事具于記於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  
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訛缺久矣後人妄改  
而補之者衆莫之遏也非原叔多得其真爲害大矣  
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  
膩脚不韞之句所謂轉石於  
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  
乎然夫子之刪詩也至于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  
苟中法度咸取而弦歌善言詩者豈拘於人哉原叔

杜集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  
進士何君琢丁君脩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諸集聚于  
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  
敢削閱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  
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于版庶廣其傳或俾余  
序于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于世止作記于後余  
竊慕之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槩舉  
以附于卷終原叔之文今遷于卷首去嘉祐四年四  
月望日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

杜工部集卷第二十

杜工部集補遺

瞿唐懷古

西南萬壑注，勅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  
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室䟽鑿金功，雖美陶鈞力。大哉

送司馬入京

群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以客羨歸秦。  
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

惜別行

送劉僕射判官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疋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  
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鬪求

杜集補遺

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疋無。龍媒真種

在帝都，子孫永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  
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顛顛，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  
富貴於身踈，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  
庫不為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  
羅網群馬藉馬多，氣在驅除出金帛。劉侯奉使光  
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舩，扶病相識  
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兼菊花路傍摘。九州兵  
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涕淚，君不  
覺老夫神內傷。

呀鶻行

病鶻卑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  
身過鴈歸鷓錯迴首緊腦雄姿迷所向踈翮稀毛不  
可狀強神迷復皂鷗前俊材早在蒼鷹上風濤颭颭  
寒山陰熊罷欲蟄龍虵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  
血非其心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  
雲弟切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韜馬聽  
晨鷄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

杜集補遺

二

生實

方舒膝不韞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頭  
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繞樓樓頭  
喫酒樓下卧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  
拜弟妻男拜弟幅巾盤鞞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  
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  
已熟啾啾唧唧何為人

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  
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  
當陽成侯之靈初陶唐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

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  
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侵清東吳建侯于荆邦于南  
土河水活活造舟爲梁洪濤莽汜未始騰毒春秋主  
解橐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  
高頂靜思骨肉悲憤心曾峻極于天神有所降不毛  
之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摸祭仲多藏之誠焯序前  
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  
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揚顯號于以來繫于彼中  
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嗚呼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饗

祭外祖祖母文

杜集補遺

三

又亦

維年月日外孫棗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  
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  
祀無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  
太后秉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  
之外父聿以生居貴戚豐結狂豎雌伏單栖雄鳴折  
羽憂心惛惛獨行踽踽悲夫景分飛忽間於鳳凰咄  
彼讒人有詞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遘禍我母妃之  
下室深狴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是布裙罪屨提餉  
潛出昊天不傭退藏于密久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  
事存于義陽之誄名播于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

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歸誓偏往測慈光輝漸漬相勗居諸造微幸遇聖主願發清機以顯內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列樹風煙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晴天春草萋兮增綠頃物將牽累事未欲遂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矣捧奠遲迴烟心依屬庶多載之洒掃循茲辰之軌躅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洎海隅萬姓感動喜王業再康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

杜集補遺

四

五

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劔南自用兵已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相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舟楫普合顆顆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

仄犬戎侵軼群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天府也豈  
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爲之巨竊恐蠻  
夷得恣屠割耳實爲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  
節鉞此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近  
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爲之師傅則萬無覆敗  
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  
愜不隕獲於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勲  
庸於當時扶泥塗於已墜整頓理體竭露巨節必見  
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旣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  
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

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爲聲援是重斂之下免至  
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  
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  
時非所以塞衆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  
爲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  
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又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  
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劍南諸州亦因而  
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壺以仗賢俊愚  
臣特望以親王揔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  
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

撫不缺借如犬戎俶擾日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已來長望生還僞親信於普贊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衆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迴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一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目透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以聞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羌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印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憑凌本自足也推量西山印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頃

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一作帥之竊恐備吐蕃在羗漢兵小昵而釁隙隨之矣況軍須不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爲宜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而優勸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羗各繫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或在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羗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與奪之

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爲本式遏雪嶺之西哉比羗族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分城失矣龍襄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攘臂何三尹之獄是矣由策嗣羗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于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或縱一部落怨獲羗部落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邛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了將正色遣之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



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爲之柰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償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大抵祗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轉安是否非蜀仍禁豪族受債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痍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

杜集補遺

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里

一作見面

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而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而已

先君昔年以一編授宸曰此杜工部集乃王原叔涖本也余借得宋  
板命蒼頭劉臣影寫之其筆畫雖不工然從宋本抄出者今世行杜  
集不可以計數要必以此本為祖也汝其識之宸受書而退開卷細  
讀原叔記云甫集初六十卷今祕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  
人自編摭非當時第次乃搜衷中外書九十九卷古本一卷蜀本二  
卷樊昊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除其重複定取一  
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九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  
有九近體千有六次若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卷合  
二十卷寶元二年十月記二十卷末有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蘇郡  
守王祺後記此後又有補遺六葉其東西兩川說僅存六行而缺其  
後而第十九卷缺首二葉宸方知先君所借宋本乃王郡守鏤板  
於姑蘇郡齋者深可寶也謹什襲而藏之後廿餘年吳興賈人持宋  
刻殘本三冊來售第一卷僅存首三葉十九卷亦缺二葉補遺東西  
兩川說亦止存六行其行數字數悉同乃即先君當年所借原本  
也不覺悲喜交集急購得之但不得善書者成此美事且奈何又廿  
餘年有甥王為玉者教導其影宋甚精覓舊紙從抄本影寫而足成  
之嗟乎先君當年之授此書也豈意後日原本之復來宸之受此  
書也豈料今日原本復入余舍設使書賈歸于他室終作敝屣之棄  
爾縱歸于余而無先君當年所授不過等閑殘帙視之爾焉能悉  
其源委哉應是先君有靈不使入他人之手也抄畢記其顛末如  
此歲在己卯重九日隱湖毛宸謹識時年六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杜工部集/[唐]杜甫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649-5

I. 杜… II. 杜… III. 杜詩—選集 IV. 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34635號

ISBN 7-5013-2649-5



9 787501 326495 >

書名 杜工部集(全十冊)  
著者 [唐]杜甫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二〇·七五

版次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649-5 / K·983  
定價 三八七〇圓

